

春分好时光

□南京 王霞

随着寒意退去,家门口的草木不甘寂寞,一阵阵浩荡的春风吹过,就是花木扶疏了。想一想,日子真快,都要到春分了。

春分啊,古时又称为“日中”“日夜分”。说的是这一天的时间白天黑夜平分,各为12小时;古时,人们以立春至立夏为春季,春分正当春季三个月之中,平分了春季,所以这个农历二月又叫“仲春之月”。

“春分刮大风,刮到四月中。”小时候,母亲在这日子口就会这么叨念。我就特别开心,因为风大,可以放风筝了啊。是啊,春分期间风高不寒,正是放风筝的好时候。尤其是春分当天,大人们也会参与。以往这时的假日,你如果寻到一个空旷的场地,就会发现一定有很多人扶老携幼,举着线轴,扯着长长的线。有孩子,也有大人,跳着、跑着、欢叫着。那些样式、大小、色彩各异的风筝就在空中高高

小菜园

□江苏启东 沈晖

早春二月,乍暖还寒。

周日上午,天气晴好,我换上劳动服、推着自行车,满载着铁锄、磷肥、马铃薯等,匆匆向500米外我老婆的“小菜园”奔去。

说起老婆的“小菜园”,还真是说来话长。我调至市区机关上班以后,老婆也从乡下来到市区入住。前几年,她闲着没事,就偷偷在距家1里外租种农家一块8分地种上小菜园。

种上“小菜园”,她就变得忙碌起来。经常起早摸黑往小菜园地跑,整天忙得像个陀螺转个不停。时间一长,我对她颇为不满,劝其放弃菜园,可老婆就是不听,甚至越干越有劲。

我家住房的车库、楼上阳台也成了老婆种田农具、化肥、晒粮之场所。为此,老两口经常拌口角,闹得脸红脖子粗,有时几天不搭话。有一次女儿回来知道我俩拌嘴,就劝我:“妈妈从小在农村,现

过江

□南京 叶邨

那是1962年的暑假,我还在上幼儿园,父亲带我去城里游玩。

我们从江浦乘汽渡,父亲带着我紧赶慢赶买票后,通过简易的铁皮栈道登船,人群中多数是老浦口过江的上班族。轮船分上下两层,底下一层已经有人陆续停留,挑担卖菜的农民,还有推车做生意的小商贩。我们来到二层的甲板上,在休息区找到了座位,随着“呜呜”的汽笛声,轮船拉上防护的铁栅门,缓缓离开船埠,开足马力驶向对岸。

父亲告诉我,摆渡是进城往返的唯一通道,码头至今已有50年的历史了,北方运来的货物到了浦口火车站,还得驶上火车轮渡的铁轨,拆成火车头和一节节车厢过江。父亲领着我来到船边,指着愈来愈近的中山码头说:“快要到南京了,我们在那里下船,换乘公交车去新街市中心。”

这是我童年坐船过江的最初印象。

“一桥飞架南北,天堑变通

低地地飘摇着,引逗着人们的视线,舒缓着人们在紧张生活中的心情。

就是平时,你在马路上匆匆走着,不经意地一抬头,突然就看到高楼的后面,高高的一只风筝飘摇成一个点。你由不得就会停下匆匆的脚步,痴痴地看上一会儿。

“梨花庭院香飘满,架架秋千笑声软。”荡秋千是春分时节专属于女孩的美事。

儿时家在北方,阔大的院子里,有两根又粗又高的木桩,高高的梢头有巨大的铁环,据说那是母亲生了大姐后父亲的杰作。每年春天,风儿把刚爆芽的柳枝吹得飘飘摇摇时,父亲便将那捆粗麻绳抱了出来,细心地一处处检查,若有磨损就换上新的,然后爬上高杆,结实实地拴好,绳子的下端同样系上一块长方形的厚木板。每逢这个时候,我都开心地跟着父亲转悠,眼巴巴地等着秋千的完工。父亲每次

忙好这一切,都是要先上去试试。

到我能荡秋千时,父亲已经不年轻了,但他坚持一定自己先试试才放心。全赖从小习武,父亲的身手依旧敏捷。他站在秋千板上,身子随着秋千的荡起一曲一伸,飞到高处时,还会转个身,引得我在下面欢呼。

轮到我了。我坐在秋千上,双手牢牢抓着绳索。父亲拉着秋千尽量向后,然后推出去。秋千高高荡起,春分的大风在耳边呼呼响着,我就像生出了翅膀,飞上了蓝天。秋千高起,我的双腿就蜷起来,下落时,就伸得笔直。一旦慢下来,父亲就在我的后背加上一把力,复又高高飞起。快乐如我,那笑声似乎能穿透岁月,在今日仍在耳边回响……

春分,春天最佳时!那么多新的生命,那么多让人快活的事情。春天勃勃的生机,是大自然,也是命运的恩赐。

叨:“天暖了,现在马铃薯种得了,碗豆要抽丝长蔓了,该砍些竹枝要搭棚了……”于是,我就利用星期日去种马铃薯。

一夜春雨过,千畦尽成绿。来到小菜园,只见一畦畦破土而出的碗豆苗已在绿叶中窜出纤细的丝蔓;青黛色的油菜挂着晶莹露珠惹人喜爱;绿油油的麦苗随风起伏,碧波荡漾;年前种下的芋艿也绽出嫩绿的尖芽,像吹着喇叭。欣赏着春天菜园美景,联想着即将赢得丰收的成果,心里由衷地赞叹老婆的精明能干。

太阳升高了,我脱下外衣,正抡起锄头起劲地开畦。谁知老婆也来了,她扶着田埂帮我下种、撒磷肥。

这时,刚来田间劳动的李大嫂走过来笑着说,“哟,文化人也会种田?你俩真是一对好夫妻,有搭有档的,这菜园种得真好,要吃的也样样有啊,多方便!”

开雾散过江后,四号码头去武汉的客轮已经开走,耽误了与对方约定的业务洽谈时间。

平时跟驾驶员去市里送货,必须经过大桥的线路。由于过江车辆的逐年递增,大桥的运输压力不断加大,有时由于堵车的原因,到了市医药公司已经中午,只好等到下午卸货,市区提货回到厂里已经下班,工作中经常加班加点。

2010年长江隧道全线贯通,通车能力是长江大桥的两倍。江浦开往南京的公交车,除了原来途经大桥的线路,又新增了通过隧道的班车,进一步方便了人们的出行,缩短了江南江北的距离。

如今,期盼已久的地铁10号线通车了,地铁通到了家门口。孩子一家住在河西,我们去他们那儿更加便捷,需要捎带东西时,就开车走长江隧道,约好时间的事情,乘地铁没有了堵车的担忧。

回顾一路走过的过江经历,不禁感慨万分。

我的邻居们

□四川绵阳 汤飞

老家的邻居多在左右,因而号称“左邻右舍”。如今寄居于城郊,左右邻居较少,上下楼居多——上邻下舍,还在一巷之隔的对面。今昔邻里最大的不同是,尽管门对门,距离似乎更近,但“低头不见抬头少见”,似近实远,似亲实疏。假如在狭窄的楼梯间偶遇,也多半不会主动问候,彼此都是不问姓名、出处的“英雄”,自然更谈不上熟悉。饶是如此,并不妨碍我从蛛丝马迹里了解他们。

每次回屋,必经房东门前,非得小心不可——九级阶梯的角落摆放着一双大大小小不一、样式各异的旧鞋。不能说不整齐,毕竟是成双成对、没落单;却又不能说有多顺眼,因为全无排序规律。幸亏我没强迫症,否则一定会按从下到上、从小到大的次序放置,且赋予其深刻的含义;这不正是从少年到成年的攀登之路么?不过有一点疑问:它们还有载脚之用吗?如有,放在此处岂不招灰?如无,不舍得扔掉,堆在门口显摆自己的家当,还不够资格做古董吧?总之弄不明白。

老两口在附近开了一间茶楼,兼着送水,忙得早出晚归,有个外孙女同住。周中每天六点四十许,就会听见太太扯着嗓子喊:“x x x,该起床了。”小女孩随即含糊糊地回床。想必她行动磨蹭,引得外婆接连催促。有了这段前奏,我设置的闹钟失去用武之地。不一会儿,便传来“嘤”的锁门声,若非早有心理准备,难免心惊肉跳,仿佛那门夹着了手指。我猜小丫头有点宅——当然可能是疫情所致,周末的中午时分,外婆常

玉兰花开

□海南澄迈 刘新丽

我是在苏州的一个春天注意到她的。

她就开在路边的空地上,这是一条寂静的路,我平常上下班都会经过,离公司很近。我习惯走路,初春乍暖还寒,天气晴朗时罩一件薄外套,走在路上并不觉得冷。

道路的两边本是栽了香樟和银杏,早春白玉兰在人行道的一侧,偶尔有几树在一起,偶尔又是单着的一树。

玉兰花开在树枝上,没有叶子,一朵一朵地向上,粉白的、粉紫的,她仰着头开,我仰着头看。不留神脚下踩空,身子翘起了一下,一条腿单跪在了马路牙子上。我赶紧起来往后看看有没有行人,确定没人看到,才放心地拍拍裤子上的一点土,又接着看玉兰花。树上的花好像并不在意,依然向上盯着太阳的方向,微微地笑。

白玉兰花期短暂,开得绚烂,也有人称,她代表孤勇和优雅。我性格倔强,虽爱读书,也深知自己和优雅隔着很远。但是我深爱这孤勇,孤勇者,自有一种决绝和不返的气势。玉兰花开的时候,站在

站在楼下叫她取饭,“咚咚咚”的步点宛似热锅炒豆子,少不了一番叮嘱、一顿应承。

同样是早晨,我洗漱时,住在楼上的大叔出门了,边走边点开群聊语音,而且使用的是外放。男言女语顿时挤满了楼道,夹杂着“爆”米花似的笑声,争相穿透墙壁。听几段,他停步发一段话,出现频率最高的是“早上好”。大叔走路像捶鼓,重重的一下一下。晚间回家亦是这般。此前,他将一辆电瓶车停放于一楼,有时捆着空桶,大概是在水店做事吧。后来车、桶皆无踪影,更换工作了吗?

最正宗的邻居在同楼层,可除了稀稀拉拉的开关门声表示他的存在,再无任何能供我形诸文字的细枝末节。

最有存在感的当数对面楼的某位哥们儿,至于是哪楼哪号,“楼深不知处”也。心血来潮之际,他会抱着吉他弹唱,几乎全是耳熟能详的金曲。歌声、乐声不请自到,受邀聆听一场无需门票、只有断断续续几支歌的live秀。每到高音处声嘶力竭,分不清是唱还是嚎。哪怕水平上不得台面——他压根未打算露面,却敢弹敢唱,自得其乐、自在潇洒。平心而论,我非常羡慕他,在擦肩而过的陌生人里,哪一个是他呢?

“肯与邻翁相对饮,隔篱呼取尽余杯”的情景虽难以再现,然而我们远离故土来到这个城市打拼,在此比邻而居,也算是缘分吧。时日一长,我渐渐习惯了高分贝的说话声、脚步声,不太靠“谱”的歌声,或许这便是活生生的生活吧。

树下静静地闻,花香阵阵,沁人心脾,如果天晴,俏丽的玉兰花迎风摇曳,满目斑斓,美不胜收。在树下站得久了,心情也变得很好,有些心结,在新一季里,愿意忘却,愿意放下。

读书时,有同学名叫玉兰,她样子生得好看,性格也好,是班里的劳动委员。她笑起来的声音很爽朗很干净。总有同学找她,告诉她宿舍暖气不热或楼道卫生不合格,她每次都应声而起,赶去处理,我那时喜欢她的负责和隐忍,和她是很好的朋友。毕业多年,忽然在江南的春天里再想起她来,想起校园里那段美好的时光。

苏州多处种有玉兰,几年后我置业的小区楼下,零零散散的也有几棵玉兰树。春天的江南春雨连绵,我下楼,裹了厚厚的毛线衣,一出单元门,便看见那株玉兰要开花了,有几朵在树腰处,螺旋细长的玉兰花朵紧抱着自己,像是在奋力绽放。

又过了几日,她竟然开了,舒展了的花瓣向上洒张着,淡淡的藕荷色,晕染在每一朵的花瓣上面。有风吹来,春天是暖的了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721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